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三)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汉籍外译史

HISTORY OF WORLD'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S

(修订本)

HIS. 马祖毅 任荣珍 著 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S

HISTORY OF WORLD'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S OF CHINESE WRITINGS

HISTORY OF WORLD'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S

HISTORY OF WORLD'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S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三)

HISTORY OF WORLD'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S

汉籍外译史

马祖毅 任荣珍 著

修订本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3)

ISBN 7-5351-2093-8

I. 汉… II. ①马… ②任… III. 汉语-图书翻译-历史 IV. 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29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2 版
字 数:530 千字

(430034·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45 号)
5 插页 23 印张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 500-4 500

ISBN 7-5351-2093-8/K·59

定价:3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马祖毅 男,汉族,1925年8月生,字士弘,号惠庵。笔名雨江、墨西、田海、黄檬等。江苏苏州人。195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先后在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大学外语系任教,现为研究员、大洋洲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外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大洋洲文学丛刊》主编。其研究领域为翻译理论、中国翻译史、大洋洲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著有《中国翻译简史》、《皖诗玉屑》、《中国古代女性诗话》、《诗词趣话》、《大洋洲诗话》、《英译汉技巧浅谈》及论文多篇。译有越南小说集《面包树》、南非长篇小说《矿工》(合译)、《麦克米伦回忆录》(合译)、小说《苏丹·玛拉》、《榕树叶子》、《无期徒刑》(合译)等,还与安德森合编《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译本书目》(英文版)。



任荣珍 女,汉族。1952年9月生。197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外国文学副研究员,中国作协安徽分会会员。现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为大洋洲文学,也涉猎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史,发表的有关论文、译文数十篇,主要散见于国内各外国文学刊物和集子。参编过《外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翻译词典》、《英语常用同义现象表达手册》;译著:《复仇之旅》(《地球使命》之七,合译);编著:《椰子树》。

诗 代 序

辛酸如水饮能知，西探东勘采矿时。
捧出一窠猫眼石，任君把玩论妍媸。

山风飒飒水淙淙，才下高坡又涉江。
结伴有人勤觅径，铁鞋少换两三双。

一件征衫一斛尘，劳筋饿骨斩荆榛。
花明柳暗新村现，多谢殷勤指路人。

马祖毅 于庐阳求得一斋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在国外(上)·····	33
一、《四书》《五经》诸子及其他哲学著作的翻译·····	33
(一)《四书》、《五经》·····	33
(二)子书·····	69
(三)《太极图》、《近思录》和其他哲学名著·····	93
二、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著作的翻译·····	97
三、宗教文献的翻译·····	102
(一)汉文佛教典籍·····	102
(二)道藏·····	109
(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12
第三章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在国外(中)·····	114
四、历史书籍的翻译·····	114
(一)《史记》、《汉书》、《三国志》·····	116
(二)《世说新语》·····	119

(三)《经行记》·····	123
(四)《通鉴纲目》及其他·····	124
(五)二十四史的部分翻译·····	127
(六)宋史资料·····	128
(七)《诸蕃志》及其他·····	129
(八)元史资料·····	132
(九)《真腊风土记》·····	134
(十)《西洋朝贡典录》及其他·····	135
(十一)《异域录》·····	136
(十二)《八旗通志》、《大清统一志》诸书·····	138
(十三)清史资料·····	141
(十四)《上海土地章程》·····	142
(十五)《南京纪事》等·····	143
(十六)辛亥革命史料·····	143
(十七)《中国大革命史》及其他·····	145
(十八)《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	146
(十九)《我的前半生》·····	147
(二十)现代其他历史学家著作·····	148
(二十一)中共人物传记·····	149
五、经济学著作的翻译·····	151
六、社会学著作的翻译·····	152
七、语言学著作的翻译·····	154
八、艺术作品和理论的翻译·····	155
(一)音乐·····	155
(二)书画论著·····	157
(三)《中国服饰五千年》·····	161
(四)《西藏佛教艺术》·····	161

(五)中国岩画	162
(六)《中国的民间艺术造型体系》	162
第四章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在国外(下)	164
九、文学作品的翻译	164
(一)中国文学翻译在法国	164
(二)中国文学翻译在英国(附新、澳、加)	222
(三)中国文学翻译在德国(附奥地利)	282
(四)中国文学翻译在意大利	337
(五)中国文学翻译在美国	347
(六)中国文学翻译在俄苏	409
(七)中国文学翻译在前捷克斯洛伐克	464
(八)中国文学翻译在前南斯拉夫	473
(九)中国文学翻译在匈牙利	478
(十)中国文学翻译在波兰	483
(十一)中国文学翻译在罗马尼亚	486
(十二)中国文学翻译在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493
(十三)中国文学翻译在瑞典	495
(十四)中国文学翻译在芬兰	498
(十五)中国文学翻译在丹麦和挪威	500
(十六)中国文学翻译在荷兰	503
(十七)中国文学翻译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拉美国家	506
(十八)中国文学翻译在日本	513
(十九)中国文学翻译在朝鲜半岛	600
(二十)中国文学翻译在越南	614
(二十一)中国文学翻译在蒙古	622
(二十二)中国文学翻译在泰国	623
(二十三)中国文学翻译在缅甸	630

(二十四)中国文学翻译在印度尼西亚	632
(二十五)中国文学翻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643
(二十六)中国文学翻译在印度和巴基斯坦	647
(二十七)中国文学翻译在叙利亚	649
(二十八)中国文学翻译在其他国家	651
十、其他社科类著作的外译	653
(一)《三字经》	654
(二)《明心宝鉴》	655
(三)《劝学篇》	656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57
(五)中国图书目录	657
(六)报纸	658
第五章 中国自然科学著作的外译	660
一、《梦溪笔谈》的翻译	664
二、《天工开物》的翻译	668
三、《晋书·天文志》和《新仪象法要》的翻译	673
四、《内经》、《脉经》等的翻译	675
五、《本草纲目》和《濒湖脉学》的翻译	678
六、《中医体质学说》等书的翻译	680
七、《洗冤集录》的翻译	681
八、《九章算术》等书的翻译	682
九、《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的翻译	685
十、《泰山志》等书的翻译	686
十一、炼丹术古籍的翻译	688
十二、《随园食单》的翻译	690
十三、《农政全书》部分及其他的翻译	691
十四、《海国图志》及其他西学译著的日译	693

十五、《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的外译	696
✓第六章 中国国内外译汉籍概况	698
后记	718
编辑的话	719

第一章 绪论

人类文化是世界上各国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当然,各国各民族均有其不相同的本身文化。这些不相同的文化,并非完全孤立地发展,老死不相往来,即使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时期,也要越过大漠瀚海、峻岭重洋,彼此接触交流,相互吸收,共同推进人类文化的进步繁荣。

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一般说来,总是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由实转虚,这恐怕是一条规律。古往今来,物质文化往往充当文化传播和彼此了解的先锋,而技术知识的外传,就比较困难一些。举例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养蚕织丝的国家,而且是公元六世纪前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根据考古学者在西阴村发掘出蚕茧一事,人们推断,早在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蚕丝。大约在公元前 2800 年,商代缫丝业便有了很大进步,并将丝织品成批向外推销。到了公元前 841—前 476 年的春秋时代,缫丝业更为发达,不但能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与绫罗,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锦衣、锦绣。就在这个时期,或者更早些,中国的丝绸织品才传入西方。大约在公元前 6 至 4 世纪成书的犹太教圣经《旧约》的以西结(Hesekiei,公元前 6 世纪人)章第 10 节和第 13 节里都提到了中国丝绸。公元前 438—前

431年的希腊巴特依神庙“命运女神”雕像,就身穿透明长袍,衣褶雅丽,质地柔软,纯属丝织衣料。这些丝织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西方世界的。然而,养蚕织丝的技术,却未同时外传。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中国近邻,中国曹魏王朝与当时控制20余个小国的邪马台国常有使节往来,邪马台国进贡的物品中就有包括丝织品在内的纺织品,尽管质地粗糙,毕竟已知纺织。有人估计,养蚕技术是公元3世纪初通过乐浪传入日本的。这一技术之传入西方,则大大晚于日本。公元550年,东罗马皇帝尤斯提阿罗斯,为了获得这一技术,曾命两名波斯僧人(景教徒)去中国,设法把蚕卵藏在通心竹杖里带回罗马。不久又弄去白桑叶树,这才在罗马帝国建立了蚕丝业。记载中国蚕桑技术的书籍翻译成外文的时间则更晚。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柞蚕的人,著有《蚕的饲养》一书,内附彩色插图23幅。此书充其量只能算是编译。到了19世纪前半叶,欧美养蚕业面临蚕病无法医治的技术困难,法国汉学家儒莲才在1837年将我国《授时通考》(1742年)卷71—76《蚕桑篇》摘译成法文,以《蚕桑辑要》为书名出版。法译本一问世,不少国家争先抢译,两年内便有意、德、英、俄4种转译本。儒莲也因此 in 西方科技界中名声大噪。

如前所述,在文化交流中,物质文化之远播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产品之外传。那么,对于汉籍外译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把时间追溯得太久远。汉籍之翻译外传,究竟起于何时?答案是,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大致定为公元508年与534年之间,那时正是中国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在这期间,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北魏永平初年来华)曾将中国僧人昙无最的《大乘章义》译成梵文,传之西域。其后,北齐后主时期(公元566—576年),刘世清奉命将汉文《涅槃经》转译成突厥文赠予西突厥可汗。隋文帝仁寿二

年(公元 602 年),僧人彦琮曾奉命将汉文《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经》译成梵文,作为文帝的礼品赐给印度王舍城佛教界。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乃命玄奘翻译。玄奘又回译《起信论》为梵文,以遗天竺僧界。公元 1301—1307 年,拉施德丁奉伊利汗之命用波斯文编纂《史集》,其中有《中国史》。拉施德丁曾是蒙古人手下的官员,从一位中国医生学习过汉文,还有一名中国助手,因此在编《中国史》时,更便于利用汉文资料。据说,他还亲自翻译汉籍为波斯文。在他的著作目录中,载有四部汉籍的译著,即:一、契丹人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二、中国医疗法;三、蒙古药物;四、契丹王国的组织和行政及其理国惯例。其中一、三两部写本,现存藏于土耳其国家图书馆中。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在元代被译成波斯文。中国脉学在 11 世纪便传入波斯。波斯名医、医学史家拉希杜丁·法杜拉在 1313 年编译了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举凡脉学,解剖学、胚胎学、产科学和药理学等等,都有论及。又据说,一位大概住在边境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取名为乌玛尔·契丹,把“中国占卜图”传入阿拉伯,增添了阿拉伯占卜术的内容。日本平安朝时期出现了“汉籍和训”,就是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注上日本假名,从而使不懂汉文或汉文程度不高的人也能理解原著内容,这实际上是“汉文译读。”汉籍和训,真正形成于歧阳方秀(1363—1424)的《四书》和训,完成于桂庵玄树在 1502 年加以修正的“桂庵和训。”其后便有文之玄昌的《四书集注训点》、《周易传义训点》、《素书训点》和《周易大全倭点》。越南大约在 13 世纪初创造出“字喃”。陈朝时的黎季犛曾将《书经·无逸篇》译成字喃,以教陈顺宗。西山阮氏的小字版《资治通鉴》和《诗经越音注解》都是用字喃译注的。其后,越南闺秀阮氏点(原姓段)还将邓陈琨的《征妇吟》译为字

喃。公元 1444 年以后,朝鲜发明了自己的文字,便出现了汉文“谚解”。所谓谚解,就是用朝鲜文解释、表达汉文作品的内容,这也是一种翻译。朝鲜李朝时期(15 世纪初到 16 世纪中),这种翻译工作最为活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谚解,就是在世宗十三年(1448 年)着手进行的。此外,还有《小学谚解》、《金刚经谚解》等等。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国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各国传教士相继来华,一面传教,一面与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同时又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及其它书籍译成各种文字传入西方。如利玛窦有《四书译本》,金尼阁译注大秦景教碑;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大学》、《论语》;柏应理有《西文四书解》;白乃心的《中国札记》有《中庸》译文;宋君荣有《书经译本》;雷孝思曾译《易经》,附有研究和注疏;马若瑟译过《书经》和《赵氏孤儿》;孙璋有《诗经》拉丁文译文;冯秉正编译《通鉴纲目》和《续通鉴纲目》而成 12 卷《中国上古史》,等等等等。传教士的这些译著加上他们介绍中国的著作以及别人汇编的《耶稣会士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和《北京耶稣会士杂记》,使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产生了质的变化,并给西方汉学初步奠定了基础。

汉籍的翻译,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有书籍;二是要有通晓汉语的翻译人才。

汉藉的获得,不外乎通过两种渠道,即依靠馈赠交换和搜求采购。如 17 世纪末,清康熙帝和法王路易十四曾互赠书籍,揭开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传教士白晋在 1697 年回国时,一次呈交法国皇家书库的古汉籍就有 49 卷。传教士马若瑟曾为法国皇家图书馆收集过大量汉籍,其中的元人百种曲,为后来的汉学家儒莲和巴赞的译介提供了原本。据葡萄牙史学家巴罗斯记载,大约在公元 1540 年左右,葡萄牙人来东方购买一个中国人

(奴隶)和一张中国地图以及一批地理书籍,并由那个懂葡文的中国人协助译出了《地理篇》。1727年瑞典人洛伦茨·郎喀受帝俄雇用,在出使中国时为俄国图书馆购回汉、满文书籍8套82本。曾任帝俄驻天津等地领事的孔琪庭(1821—1883)三次在华收集各种书籍,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1899年,海参崴东方大学派亚·格列比翁希科夫和彼·施密特教授等一批人到沈阳购置了大量汉、满书籍。又如美国,在1878年,耶鲁大学接受容闳所藏的图书。收藏汉籍最富的国会图书馆获得了外交官顾盛送去的汉蒙图书。1896年英国汉学家、传教士傅兰雅向加利福尼亚大学赠送了一批图书。日本曾12次派出遣唐使,通过唐朝帝王的赏赐和自己购置,携归大批汉籍。据统计,至唐代为止,日本拥有中国典籍1800余部18000余册,而且隋唐之经史子集各部均有,大致摄取隋唐时宫廷藏书的一半。日本的静嘉堂文库现有线装书20余万册,东洋文库现有图书超过50万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近23万册。这些书籍,绝大多数是半世纪以来从中国搜罗去的,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战争中的掠夺品。通过战争掠夺书籍,也所在多见。

至于翻译人员的培养和罗致,可以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可以吸引国外人才为我所用,但最根本的办法是由本国来培养。

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例如沙皇俄国,在18世纪一开始就征得满清政府同意在北京建立传教士团,其后又根据恰克图条约第五条规定,除神职人员外,增派留学生到北京学习汉语。从1715年到1898年,一共办了17届。这样,就在神职人员和留学生中产生了一批翻译汉籍的汉学家,其中就有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比丘林在1808年1月抵达北京后,学习汉、满、蒙、藏语,一共居留了14年。在前苏联,译有《儒林外史》、《十二

楼》、《正红旗下》的汉学家毕克生,于1957—1959年间就曾在北京大学进修,1985年再次来华进修。译过小说集《紫云》的李福清曾于1924—1928年间在中国进修。译有老舍《离婚》的汉学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来华进修的时间为1949—1950年。意大利在中国学习过的汉学家尚德乐翻译了《文心雕龙》。在前南斯拉夫,80年代派到中国留学和进修的学生回国后,其中一些人把鲁迅作品翻译成南斯拉夫的各种语种。在匈牙利,著名汉学家高恩德,50年代就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汉学家尤山度,1950年曾来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汉语,还在人民大学学习近代和现代中国史;翻译王蒙小说的鲍洛尼·布琼尼则是50年代的北京大学研究生。波兰的汉学家斯乌普斯基,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修,专门研究老舍。在西班牙,译有《聊斋志异》的女汉学拉乌雷阿诺·拉朱雷斯和翻译李白诗歌的女汉学家艾莱娜,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过。德国汉学家中,有在中国学习过的埃娃·米勒夫人和戈德林博士诸人。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曾在复旦大学、辽宁大学攻读过中文。印度泰戈尔的侄曾孙泰无量于1948—1950年间在北京大学学习,专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在中日战争前后,日本人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国情,一度变成热门,不少青年侨居中国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这批人于战败后返国,利用他们的中国语文基础,转向于汉籍翻译和学术研究者,颇不乏人。

在翻译汉籍和研究汉学方面,有些国家往往收罗国外人才,最突出的是美国。例如德国汉学家夏德和劳佛尔在国内不能生活时便为美国所雇用。英国汉学家白之和韩南也为美国所吸收。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最后定居,为美国所利用。这些华裔学者,有译注《道德经》的张钟元,有翻译《老子〈道德经〉和王弼注〈老子〉》的林振述,有译过